



陌生的“城”对过客来说无疑是深浅未知的，我个人的经验是，入城住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张当地地图，然后在附近依样试着步行一段路程，再对照揣摩，如此便明白这个“城”大概是怎样的规模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尤其心仪那些尺寸只是中小型的“城”，当然它们最好是有历史的，年份的迹象随时能得到指认，在其间漫步往往给人带来一步三叹的惊喜，就像本雅明说的那样当个“游手好闲者”，“街道成了游手好闲者的居所”。

因此，我认为对于“城”来说，人的身体就是最好的量器。以人为尺度，换算放大到整个“城”界，人与这些小城的比例恰到好处，这种适合就是美好的契约，人与“城”的空间关系得当，相互控制和依附就是尽在预估把握中的事情。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城”的解释是“以盛民也”，清人继而注解“如黍稷之在容器中也”。对粟米来说，“有容乃大”并不等于“有大乃容”。过去的这份节制如今已经完全被铺张开来，城市无限扩大成了一种趋势，人抓到城市的边线是那么遥不可及，自己的渺小和慌乱姑且不说，“城”也虚张声势地没有了长相。

人和“城”的表面关系固然是一个议题，但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则更为深刻。正是从这样的角度，本期强调了“城”而不是“城市”。这是有差异的。“城”和“城市”虽然貌合，但本质上却是神离的。古人说，“围而成城，聚而成市”，可见一个是单数、静观、空置的，而另一个是无数、喧闹、满盈的，相形之下，哪个更容易填充心灵？

将“城”从“城市”中单独抽离出来，是为了超出现实而不是投入现实。对于“城”，中西制式不一，但形态相通，我们对之都有一种记忆，它几乎是原型，时常唤起人们的怀想之情，进进出出，游游荡荡，从中落实到某种象征，呼应某种情结。譬如，城墙和濠沟，城门和过桥，围而构成里外截然不同的世界，在钱锺书先生的经典说法里，便成为人生境遇的隐喻。芒福德在谈到中世纪城市时也提到，“城墙是为军事防御而设，城市的主要道路是按照方便地汇集于主要城门的原来规划，不能忘记城墙在心理上的重要性，即：谁在城市之中？谁在城市之外？谁属于城市？谁不属于城市？”（《城市的文化》）所以，“城”的扑朔迷离一样反映了人的困顿，虽然一个是物质一个是肉体，但他们在精神内容上不仅可以互换，有时甚至能够重影，在肯定和迷失之间，叙述“城”就是叙述“人”自己。

“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，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”，延用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，“城”也是由不同的城所构成，相似的“城”无法让“世界”存在，无论现实或者想象都是如此。我们在关于“城”的各式拼图中展开了时空的旅途，伴随着经典的“城”的地图，从此地流转到别处。“如今，他给挤出那真实的或假定的过去之外了；他不能够停步；他必须上路去寻找另一个城，在那儿等着他的另一个过去，或者是他可能的未来，只是这未来已成为别人的现在。”（卡尔维诺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）